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載卷五十四五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許紹錦

粤西文載卷五十四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書

與廣西王提刑

宋 僧契嵩

某啟無狀之人輒蒙其黨相嫉且訩訩不已以此故不敢往來實為彰於鄉邑之棄昨日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獎屬將製贊於路隅先沐賜教豈勝感

娓某獨立無繫言多忤物將遠匿羅浮藤守沈公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決浩然南還當首俟使車違遠高明萬乞為國重愛謹上啟少布區區不宣

與孫司封書　曾鞏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横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封狂

邪四年智高出横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為與死比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汚邪駡不絶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

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令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

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内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衆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邪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令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

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邪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譽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

一眚令其所立亦可贖矣犖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善罰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

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與呂相公書　李綱

近得廣東林帥報曹成賊馬旣破賀州遂犯封連亦聞有就招撫之意雖賊情狡獪不可信仗然因而撫之使果能改過自新夫復何求倘或疑貳俟廣東有備因而圖之亦未爲晚昨日奉密院劄子令孟韓二帥分撥軍應援岳飛會合廣西許中兵夾擊期於淨盡擊之是也

第恐廣東未有備賊逼重兵必乘虛以犯番禺林帥既以提兵防扼為名不復城守深慮失番禺則其餘州郡望風奔潰為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日之策非得韓侯親提兵臨之未見所以挫遏賊鋒保全二廣之計某已具奏乞韓侯不拘路分前去與分撥軍意頗相合但遣他將不若韓侯自往之萬全必待他日二廣殘破而後遣則無及矣

與宜州判官盧成均書　陳坦然

國有患難乃見忠良貪人之利而背其君非忠也怯人之威而失其志非勇也君甲科進士當以才識濟理令佐一郡不能撫其衆以至於亂又不能死乃更甘心僞號提烏合之徒剽刼郡縣朝廷封疆萬里帶甲百萬遣偏師取狂寇如舉泰山壓卵耳奈何亦族從叛人入湯鑊中邪

與蒼梧陳簽判　　鄭剛中

久不瞻晤爲懷可知枯冷杜門無從修問全恃孚照不

以為尤高才淹泊備見靜養不擇事而安政所以資光

大惟自珍護以對來休

與董梧州彥明

知郡綿歷之久聞望之休旄麾南來尤見靜養此距治府不遠日夜隨江流過臨封者皆公境內謳吟之聲也政成期月誰謂不然

與董柳州邦直

頃昨短記因緣塵涴已荷報教之溫九月末傳幹來復

領貺示問勞委曲一一皆古人高誼中來非枯冷者所應得於今感佩尚溢於中羅池古郡昔賢之風流文采散在溪山草木間者尚歴歴可數年兄雖暫煩小憩亦可時覽以助嘯詠資閒暇否陳人以不得陪為恨矣某八月初忽感寒熱投涼藥失度臓腑交相為沴纏綿八十日今雖大畧向平而枯皮裹骨百態俱儆欲詳記以浼記室不能也罪戾之息每得書具言託庇二天無所不至老懷感激何以自勝愚陋無訓尚幸始終保全之

仰恃題塔之情輒敢布其心腹慚懼滋甚湯餅剪刀非但鐵工精鍊亦正濟客中所乏奉貺感荷之餘僮婢皆知舞手滋媿閒寂中無以為報爾令此作書輒縷縷如家問者遵不累幅之戒也亦望台察

寄劉共甫書　張栻

邕宜諸邊雖幸悉安靜然野心豈可保惟當充吾備禦之術使有隱然之勢以折其萌選練親兵立伍結隊明其訓習敎以親睦激以忠義至於旂鼓器械皆從一新

收拾強壯不敢惜費令所增已近三百皆選士江淮健者視亦無以相遠也豈宜將兵亦與選練按試矣獨患難得此將官只得短中求長耳

答朱元晦四書

賀州有林勳本政書想亦須見漫付一本其間固多未盡然其人一生用功於此其說亦多可貴此外又於其家求得數書有論屯田項目亦甚有工纔抄録續當奉寄此公所至有惠政乃是廣中人才之卓然者殊惜其

不得施諸用也

歲事極稔盜賊屏戢目前僥倖無他而環視一路可寒心事極多邊備兵政亦隨力葺理保甲一事亦頗有條理惟是靖江之外諸郡歲計闕匱異常甚至官吏乏俸軍兵乏糧此亦何以為郡

此路向來盜賊之多正緣配隸之人萃焉後皆逃逸為害比嚴首捕之科則其賞罰接踵至而幾無日無之收其強壯以為効用故少戢也然廣中之人亦自多犯法

徒流雖有刑不足以勝奸宄使人愧懼恐兄見念欲知其詳故縷縷及之

其黽勉南來視事踰旬矣廣右比之他路最為廣莫而凋瘵則最甚蠻落雎盱邊備寡弱日夜關憂固當以安靜為本然要須在我有隱然之勢則安靜之實乃可保方考究料理不敢苟目前也遠方法度廢弛惟以身率之立信明義庶幾萬一諸路土丁祖宗良法今虛籍雖存而其實都亡方尋繹舊規若此事有緒庶幾邊防差

壯

與曾節夫二書

靖江財賦適承困乏之餘今幸支吾兼支還兩司錢十餘緡去冬米賤收糴為備幾二萬石惟招軍治甲不敢借費所收拾強壯新將兵効用已近五百輩部勒教閱合摧鋒及効用并帳前親兵千二百餘人頗成軍伍蓋此路控扼非一此為急務也今郡事極簡日間多得暇但環視一路思慮不能暫釋耳

保伍法先行於靖江境内極得其效非惟弭盜亦且息訟因漸教以相親睦扶持之意繼復推之一路有四州者料理有方今又得朝廷降下尤幸事也

答詹帥書　朱熹

州縣賣鹽不能無弊闗中今亦尚有病此之處然頃來惟行鈔法又奪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縁此州縣束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不行處幾至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既經仁者之慮必無此患然鹽利盡歸商賈而州縣兵得

淨利錢已是不及向來官買之數又失夾帶耗剩之利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去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為之過慮也昨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鹽法為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為寬弛以劉晏造船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謾錄呈幸一過目又如半年不能干糴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無近於蔡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項嘗一見雖不甚欵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深尚可咨訪以盡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

陳邕州 士英　周必大

某切以天氣晴和共惟塡臨台候萬福辱去冬所惠教感慰感慰便民五事皆深切著明洞丁集宜州侵擾未欲輕舉若州府徐徐自行之他處自可次第料理惟鹽貸一節利害甚重非降旨下帥司必已熟議地遠又鄰諸蠻與內地不同凡百更望加意上司或未諒不妨為言彼此貲貸者初無固必也餘冀若時加愛以需名對

王宜州 佩

某切以清和在序恭惟鎮臨邊藩台候萬福才猷敏茂著聲交廣固已頻被褒璽過勤緘啟欣感無斁禁軍上丁既已措置詳備蕞爾蠻獠自無能為至如錢鹽却當按月支與鹽引易得但聞搬運費多漕司未必如期應付州郡其外臺不敢力爭此利害之大者惟高明常為曲突徙薪之計甚善餘冀以時珍攝别候名用

與廣西蔡帥範

方大琮

某甲午春抱關於都閲壁記見盛名時侍郎以王人銜

命餉臺不忘舊遊賜之訪自是十年間偉績奇節出藩入從表裏愈偉其素訥且愚稍進旋退不敢復作當世想天度優容俾從鄉部移鎮嶠東祇以叨竊為過奚敢以遠外為辭侍郎中朝所倚重者迺亦為海外一行高牙大纛與玉簪羅帶相映若與某分嶺而治者昌黎謂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其時合東西言之昔之重在東以其兼領也今之重在西以領郡多於東也所謂邊者海外與黎接諸菀與蠻接曰交趾曰横山外皆是

所備者只此未聞以兆兵透入為慮七八年前有敵窺大理之說或曰隅於泥六七百里或曰江防僅如許彼何所憚而迂回跋涉於瘴獠遐僻之區是必不然朝之名流指臺臣為建愚策然今春有傳其入大理未敢以信近承使牒與省劄踵至則果然雖曰亟退豈容慣便則防之之策未可以愚而忽之雖嶺外兵力單弱亦當亟作措置聞京湖遣軍赴助不知間探果的否有言白杷諸種好相雠鬬若有術以使之用蠻攻敵可使彼送

死要之隄備嚴密威聲遠暢彼不敢動上策也設突如其來邉不得進使大挫去雋功也寬主上之憂顧戍侍郎之勛名乃知天意有在矣某之巡管有猺有蛋有鹽徒有海艚隨其萌蘖時時剪除幸稍寧安若二廣脉絡相關輔車脣齒之勢西安則東安敢不以大者為念東西相望不能走一使通敬而交鄰之好乃自高誼發之既以稟謝畢緩為懼又以日聽平安報為喜

與廣西思明府知府黄廣成　明　黄福

嘗聞盡己之謂忠率職之謂臣吾心不盡臣職不修矣故古之賢士大夫有民社之寄受乳保之責必體吾君愛民之心盡吾心事君之實罔俾一毫之不盡一事之不治一夫之不獲也今區區安南即古交州聲教之所素及梯航之所常貢隷漢九郡置唐五筦後雖判服不常簒弑相繼宋因循而不取元姑息而外置然偏師一出闔境弗寧或納款軍門或遁潛海島孚獲洪真弟降益稷碩夷傾覆不絕者幾希是知取之不難而削之甚

易也今聖天子體堯舜之仁邁湯武之勇薄海内外罔不臣服蠢爾蠻黎負固恃遠自為弗靖廢厥職而久蓄陰謀弑其主而敢為首惡覆人宗社奪人爵土僭號改元作威作福數其罪不止一端究其由亦非一日民怨既深天討不容朝廷於是出弔伐之師為興繼之舉戎事之大需用必多為不可勞民遠供特就用於近境爾思明列大邊藩密邇交土休偹相喻有無懋遷未必無不可為鄉導之人未必無不可為行間之士儲積有日

備禦有方府之富庶孰有大於爾者渉獵經史作爲文章禮士夫慣騎射鄰土賢之僚屬德之守稱得人孰能出爾右者心一或盡事罔弗克使兵或不集則曰令不我行也糧或不足則曰民不我信也箭藥不備則曰我法未施也交諜未獲則曰我計未竒也如此而存心則爾之心盡臣之職修矣天兵南下交土悉平彼外侮既去爾編氓獲安將見民壯之寄勝珪組之膺遠矣他日太史公大書曰某年征安南安南悉平思明知府某從

征有功表白如此琤琤然瑩瑩然在人耳目千古之下仰如一日真奇男子也不亦賢乎若或狗苟狐疑管窺蠡測命沮於上事𢥢於下葢不宥於臯陶干子政之刑不贖於吕侯弗用靈之法如此則爾之名位鄙矣家聲墜矣向謂無能出其右者今何見之左也增悔貽恨徒為桑榆吾諭如此汝惟熟思力行如命以報吾不喋喋

與廣西太平知府傅希説前任工部虞衡員外郎

前者安南黎民父子不道弔伐師至予承命來理糧運諸事自以才力綿薄弗勝為憂念太平府為廣西之邊郡交阯之近境天兵道出其中百需必為之備愚自孟秋至此府寓經三月想以流官治蠻民初頗不易其事既而倉廪完橋道修箭藥備糧草足官不刑罰而行民不縲絏而信比之兵至事已畢完謂之夷民難化不可也天兵既下有司事完予亦從而來龍州復入交阯之富良旋來寓於憑祥始聞予來守是邦土寮寀且多得

人而予又得專其治教想於兵行事舉之後惟土兵一事則必不勞而辦矣繼有人者詢之再三咸謂足下極口稱民難化土兵難起輕言不遜妄自矜誇且有謗及他人者愚初不信後復人至洞問備細談者如出一口噫予昔虞衡所守想知今蒙皇上不測之恩受方面之寄此時此際宵晝遑遑心力胥盡尚恐弗克竟厥事稱厥職而又焉敢自矜自逸乎且士君子居則善一身達則善衆人志不與行反心不與迹違予昔未遇志將以

為有為今而既遇事乃有所不逮何志行之相戾也如此古云靜言庸違其是之謂與愚以同游之舊故特懇懇言之乎能敬其事潔其操不矜不伐不怠不詐而又能慎言不苟慎行不惓俾合境土兵畢至他日政平人和收名定價自此始矣捷報班師大將軍獻俘天庭之表而乎得以最官名於天官之籍不亦榮乎如是不但滿乎平昔之所望而實不負聖天子之所寄也乎其詳悉愚不喋喋

與郭總戎書　　桑悦

僕以薄技往來兩京遍遊王侯將相之門亦常私記其行實以為後世作明一經者之張本廉介如郤縠儒雅似祭遵老成持重如趙充國以是評麾下其庶幾乎僕自麾下秉節鉞江南洎總督漕運及今專制閫外累蒙厚愛報謝無門家眷之任又承遣軍符發旗牌遠送各堡兵衛周匝過申定歷瀉油如遊虎丘登上方不知為險地也夫婦聚首感德難言惟銘心刻骨而已僕觀柳

慶等郡猺獞為賊其等有三曰真賊曰激賊曰愚賊鬧旗吹角打村刼路以為生理是名真賊好利者擾之使不安其生好功者廹之使不得其所不得已據險以叛是名激賊小隙成讎於彼姓彼村有讎或畏其强也則殺其同姓異村以復之渠以流刼聞則不能辨矣是名愚賊大軍勦殺真賊安死激之與愚執而不化水旱之菑悉由是召僕至融羅等邑十里之外皆為賊藪因以理致其頭目諭以朝廷威德激之與愚者隨力疏通其

情或親至真賊巢穴慰撫之不立崖岸如家人父子懽然相接老幼班侍唱歌進酒挽留信宿而返武陽一峒生獞盈萬俱出向化其餘各寨來謁者多願令秋自新計至西成必有新税增益由㝉徙薪絶勝厝火其下也僕早喪母有父年老别無兄弟奉養少立微功以酬許國素志冀贖身以求自全着書為樂足矣足矣此外更無覬望麾下職專總轄必能為朝廷宣德恵以綏服諸獞者管人之見不足為麾下重也相見未卜臨書悵然

與歐總戎　　陳憲章

遠枉專使下問某不幸今年二月間先妣下世自是以來憂病相持不復知有人世事忽枉手教具審朝廷大閫外之任寄於公府江之患已平可賀可賀雖然平蠻之頌老朽竊願公忘之昔者斷藤峽凱歌適足爲韓公之累此廣右之役所以有煩於今日諸公也公識量宏遠所到豈可涯安地方復民業惟公留意焉病甚多言感公厚愛故及此幸勿示他人以爲詬也厚賜謹已拜

領感怍無量南井昨爲致區區於察院此不贅

與丘侍御

承差廿裏來得至蒼梧書起居通例也而何其辭之切切前此兩附問皆不至一死者已矣宋先生旦夕臨敝邑將必見之無狀何以致公之惓惓如是邪感怍至矣聖天子念遠方簡命名御史出按治公以井渫之才治之廣右幸甚幸甚夫人之才大小必用之而後見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閒居竊聞廣右之積弊甚矣斯民

之望治切矣樹公道明賞罰去故即新使人人盡力於所事而民被實惠正今日圖任之臧意亦公之能事也老朽何足以知之引領蒼梧徒深向往比與李世卿期至南岳世卿今行矣道路其有藉哉酒楮不瀆謝

上李閣老　　張吉

近蒙投示梧州府重修廟學記議論平正意味淵永隱然有西京渾厚之風不可以近世文字目之但具刺奉請之時生給由在途同僚倉卒考究匆精以致事多失

實今訪諸故老稽訂郡志兩學舊在東南門外自宋南渡後迄今無所遷改但舊制各設一廟中祠山川壇韓公徙壇他所併廟為一而以縣學附於廟西耳今曰韓公遷之則創置沿革失其實矣廟樂始於韓公歲久崩毁近日修補特完延樂師吕應禎教諸生肄習如式祭器範銅為之始於勝國太平間教授吳熙我朝成化中前守吳中陳確亦皆鼓鑄補其不足而大備於今日則皆鄧公之功也今以廟樂祭器皆今日募工所為則禮

樂制度失其實矣此等文字勒諸金石傳諸天下後世似此之類雖皆小疵然所損非小自其知者觀之則將掩口捧腹以爲不根之談自不知者觀之則將踵訛襲謬以滋無窮之惑况以虛濫之美納諸其躬君子所不容掩前人之善據爲已有後學所不忍使韓公有知必將曰我未嘗遷學何故厚誣我也前人所製廟樂祭器歲月職名具在今悉隱而弗彰有識其謂我何白璧微瑕將有竊議而不得聞者可畏也哉乞將原稿畧更數

守擲示登鎬不勝幸甚

上外舅西軒陳公求賑濟鄉郡書

蔣晃

徽州及濯陽民之困於荒歉者極矣山間所生葛根蕨根與夫染色之樹根有曰金羊頭者掘之殆盡村落之間人皆菜色有夫賣妻者有父母鬻子女者有饑困而自縊者有菜食既久困憊無力荷鋤田間因仆而死者春仲且然自今日至於秋成尚閲數月不知將何以堪

也往來之人但見城市之間米價不甚翔貴市井逐末者朝夕營營錐力之贏亦足以餬口遂謂所在皆然而不知出郭數里外民之窮乏固有不忍言者矣葢城市之衝略有可觀者往來之人皆得見之而鄉落之民窮乏不忍言者散處四遠往來之人固莫之見也鄉落富民往年素稱大有蓄積者今亦僅足自給或自給而且不贍未嘗出糴合之米以貸貧民貧民得錢亦無從而糴前所云葛蕨之類發掘既盡則將坐以待斃而已古

人有言天下有危機禍亂因之而起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使凡為百姓者皆輕其死則將無所不至其為患可勝言哉所宜興發振貸汲汲恐後而乃上下相蒙恬莫之省或者方且切切以催科為務刑罰惟患不嚴賦斂惟患不急其亦不仁甚矣周禮十二荒政一曰散利二曰薄征說者謂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荒政之大莫先於此二者今莫若稍倣其意於稅糧之在民而未徵者則

量減之使凡民之有田而被災無收者皆得以蒙其惠

至於阻饑之人則急出官廪以賑貸之而不責其償官

廪不足則或高時估以招商或發官帑以市糴則猶庶

幾也冕常累書以此事奉瀆而尊丈軍務方殷不蒙批

答今民之轉徙困踣日甚一日不忍坐視故復冒昧言

之伏望尊丈惻然動念與總鎮巡按諸公議所以處此

者斷然行之不惑人言則一方飢莩之民皆將生死而

肉骨人人受再造之賜矣抑冕又聞文公朱子嘗言於

其君曰臣曽摩得蘇軾與林希書論熈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鑒葢自古及今荒政之失未有不失於遲者冕惟顧尊丈救之勿遲而已此尤惓惓之至懇也救荒一事果辱俯從則儆州舊政之方為民患而不可不為之擘畫者如差科之偏重驛傳之過勞民欵之不宜遠調旁郡夫馬之不能協濟他方諸如此類方將次第陳之以俟裁處今則恐留吏僕未能也冐瀆尊嚴引領待命

與兩廣提督蕭都憲三書

吾廣右地方被猺賊毒害自國初以來未有今日之慘執事以聞新命即取道湖南兼程徑趨桂林所至虛心延訪求所以消弭之策籌畫大概見於請兵奏疏者極其痛切又以去歲半年旱暵爲虐赤地二三千里亦數十年來所無而柳慶二府被災尤重斗米值銀半兩人至相食旣隨宜設法量行賑之而又備以上聞請寬料價以輸邊民危急之患執事爲邊方生靈惓惓切切一

至於此如此而賊有不平民有不得其安者乎獨念用兵除寇以安民也用之於凶年饑歲老弱轉徙溝壑之餘而農務方急青黃且不能接民能無病乎運軍餉也徵積年逋糧也調民壯以助軍也若是者不一而足勢皆不容以緩則區區殘民將有不得其安者仁人君子寧不思所以處此哉以行師之義寓卹民之仁不惟除寇兼以救荒前奏疏中所云愁苦萬狀觸目疚心又云少濟目前之急又云寛一分民受一分之惠執事所受

勅隨宜區處正謂此類變愁苦而爲謳吟轉凶荒而爲
豐樂實深有望於執事也軍餉糴於廣東者由府江而
上糴於湖南者由湘江而上湘江經吾全吾全舊歲凶
荒亦前此所無者軍餉之饋運積逋之追徵民壯之調
遣能使吾全之民少寬一分乎則吾全之民受再造之
恩於執事矣伏惟仁人君子留意焉
各處官軍俸糧自當於各府州縣秋糧夏稅中支給吾
廣右去年徧地旱傷糧稅何從而出哉若必待徵完糧

稅而後以本色給之則官軍與民皆不堪命矣今暫將廣東湖廣所糴軍餉支給隨征官軍外量行借與守城官軍先由桂林以次及於柳慶隨支隨糴隨糴隨運但支給兩三月本色米而不折銀與之則不獨隨征官軍無缺乏之憂而里居士民亦免饑餒之歎不日秋成田禾收穫雨水漸稀林箐可入則平賊有期矣

承專使遠來手劄存問感何可言地方兵荒備極困苦非藉執事極力拯濟則遐荒殘民不知將何底止讀别

楮至痛切處輒欲流涕感又不足言矣勦賊事此時想已有次第但暑雨深山兵若不能著力又調兵運糧為日既久首惡劇賊皆將四散逃避欲望十分中擒獲三四勢亦未易班師之後逃避者漸歸不出數月又將聚集黨衆出而刼掠亦或難免執事當必有以為善後之計某願與聞焉

與王陽明總制書

近年吾廣西州縣處處皆賊雖敝鄉全州及所轄灌陽

與鄰邑興安靈川亦無不然全灌舊所慮者惟湖廣楊峒十八團之賊閒來為害成化末賊常一出桂林知府羅珦督兵擊之勦賊六七百人全灌自是二十餘年安然無事正德八九年來賊自義寧等處來擾興靈都指揮馮琚督兵截殺賊憚其謀勇尋即斂迹其後大征古田以致洛容失陷由是恭城賊勾引荔浦賊乘虛越過府江而來始惟侵擾灌陽村落近一二年則又越灌陽而來擾犯吾全州矣舊冬今春及今月來擾吾全者凡

三次舊冬今春之來三四日即去民雖荼毒猶之可也
今則據險劄營分遣賊徒四散焚刧半月兼旬猶肆行
不去民之荼毒則有不忍言者矣全灌興安非無官軍
民款然賊衆我寡勢不能敵未免坐視而莫敢救廣西
鎮守守巡衙門亦非不遣官督兵前來救援但桂林官
兵亦自寡弱戍守狼兵不遵紀律往往先期而逃止有
打手殺手數百人其分遣而來援也亦果能制賊之死
命否邪此賊若非加以兵威俾知所畏憚則吾全灌之

民終無息肩之日伏望仁人君子俯恤殘民特垂念慮調遣達軍狼兵益以打手殺手選諜勇官員如馮都指揮者統率前來全灌興安不時往來防禦巡邏遇有警報隨即策應或密切徑往險惡巢寨相機雕勦或出奇攻擊如羅知府在成化末年事皆在臨期隨宜斟酌而行待半年或七八閱月後地方果寧方許掣回若鵰勦之策果行仍乞行仰府江兵備及平樂知府量發官軍四面夾攻設使猝未攻勦亦乞行仰嚴加防遏毋或任

其縱横出刼肆無忌憚若然則不惟區區殘氓有所恃賴雖幺麼老病如晁者亦得以茍延殘喘於荒山野水之濵遠近耄倪人人皆拜大造之賜矣凡此計處不必旌節親臨儆境但嚴行各該衙門專委任而責成焉則事無不濟矣全灌興靈之外前所云洛容自大征後至今賊皆窟穴縣中上下相蒙謂為修復已久而實未嘗修復府江賊亦恣肆如故莫如之何今秋嚴布政歸自蒼梧其下承差吏皂死傷於賊者十二三人他可知已

右江一帶軍民往來道路常梗日復一日不知必竟何所底止凡若此者惠執事未知之耳使誠知之寧忍不為之處哉恃斯文雅愛喋喋冒煩伏惟不罪而留意焉幸甚

與楊仕德薛尚謙　王守仁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憶向在横水甞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諸賢勉之

上王陽明　　　　許相卿

卿罪戾餘生違遠矩正懵禮負教慚懼何言伏惟道化德猷坐殿南服炎荒絕徼久外天日之夷一旦手挈之聖治輿圖中覩平復田州一疏遠猷深識夫豈近世功名之士所敢覷見其藩牆卿跧伏壟堵亦為吾道增氣

與督府錢桐江議勘交朝使進止書　　　　張岳

安南之事側聞朝使至梧州成命成算非遠方下吏所

敢輕議近傳聞黎氏差人赴京告難且求討賊朝議以奏辭不類外國文字暫止其使若果有此事其勢又必行勘某愚以為朝使可留梧州或止南寧且毋前進以須後命葢向之遣使正為不知黎氏的實根因故欲勘其所以不貢之故令黎氏既來告難則遺裔尚存特阻於逆臣遠竄海外道梗不通其不貢之故不勘自明若使者往彼必自憑祥縣入至丘温縣諒山府皆莫登庸地也安肯以黎氏要領告我既不得其要領萬里遣使

徒受莫登庸欺誕之詞以歸猶之不遣也若不受欺必
別尋事端以根究黎氏所在往復酬答中間必有齟齬
難處者是二者皆不可某嘗反覆思之使者此行其關
繫國體甚大此事情狀既明顧吾何如爾吾力能處則
處之一時未能處則且置之於吾體面初亦無損固不
在使者之勘不勘也某愚以為可暫留使者且毋前進
欲望軍門會兩省巡按具奏乞下兵部將黎氏裔本陪
臣差的當人員護押來兩廣選委曉事官員并訪各邊

熟知彼國事情之人就近體勘真偽如果黎氏所遣要見其國王見係何人在何處見管若干地方并將莫登庸悚鼻僭叛緣由併勘明白另行奏聞區處若别無負固方命只是逼於内難不能入貢宜諭以討賊興復之義勉令自強待事寧來貢其前項遣使戒命所當收回使者似不必往事理甚明地方重事寧遲毋速其待罪邊郡寢食不寧惓惓之意無非欲持重審慮俾出萬全為地方莫大之幸伏蕒詳處

與蔡督府論辭夷使往憑祥納款書

停征既有明旨夷使辭之令往憑祥最是葢使往憑祥未絕其求通之路但曰聽候議處而已尚有許多含蓄未便許之也某差文通往令直告之云朝廷爲君臣大義不容不征朝中文武或言事在遠夷須當審處故且罷征討之師而令吾兩廣議處若汝不納地請罪吾兩廣議處不得則只有練治軍馬賛朝廷征誅而已汝前次揭帖未見納地請罪之意於理不當接納汝可回去

思省停當遵照舊規往憑祥伺候如此則義正理順且留一着以為後日收拾之地夷人探知罷征是實計謀自緩就使不往憑祥其在永安日久無所事不待辭之而自去矣但此只可備目前爾要久當有收煞方有以上副朝廷之意竊以為用兵之聲未可全然放下使賊有所顧憚而求款於我益堅然後我得以操縱制馭而要之以納地請罪葢此事既出聖斷百十年朝貢之國決不肯如是罷了後面恐更有事也戍兵只打手殺手

土兵當掣回其官軍且留在地方待其班滿放回不時又發一兩班來每月只耗行糧十石大要使賊知吾軍馬未盡撤而知懼爾

與唐漁石本兵書

封川地方賊情向因具奏已附報大畧夏熱當耕作之時土兵徵名在數千里之外近方畢集而賊中圍困日久饑乏之内相抱怨首惡六人已計擒其五餘黨雖猶拒險摧以土兵想無不靡也近廣右有言古田當首誅者

其說亦是但其地方廣濶醜類衆多且先據險要非合全廣之力不足以克之恐悉兵以往萬一别處復有嘯聚如近日封川賀縣者動三二千徒本地哨兵不足防禦必須於大哨中分兵策應兵分則勢弱不惟進不能得志於古田退亦恐損威於策應之賊也故不肖愚策先將各處嘯聚為害尤急者治之因以威其餘當招則招當守則守無轉顧之憂然後合兵以攻古田力專勢重庶幾可以成功目下封川與馬平五都先後進兵俟

了封川又抽其精銳益以新調以勦賀縣若仗廟堂威
靈此三處趂今年内得以就緒付地方守廵官收拾結
裹明年力或可為古田亦不可緩諸葛孔明識劉繇王
朗令歳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今廣西
地方大半為盜區此亦不肖并日而馳之時也但一歳
而三處用兵恐驟聞不能無惑故敢陳其所以馬平五
都剋期不日齎奏請教伏冀俯賜裁照

與夏桂州書

某守土無狀致動兵革去冬具柳州馬平用兵事由煩瀆朝聽近者恭承廟算各險寨悉摧破其勞其費皆有不容已者葢此賊盤據柳慶之交梗其水陸二路自國初以來凡四用兵沿江一帶雖曾掃除而險巢未破至王寅夏殺官軍之後勢遂猖張慶遠一郡幾為絶域前提督蔡尚書題奉欽依勦捕近巡按御史復有言而二郡有司百姓日以刼害事情來告欲止不能其幸而免之者亦無他術前此賊所以得延殘喘者由我進兵太

遲散兵太蚤又徵兵太雜且遠葢以十月後進兵賊已收穫上寨不久涉春雨水淋漓而遠調之兵思歸農種無復鬬志兵倦糧竭勢不得不遂解散也某向備數廣西提學深知其弊故去歲以九月進兵收其禾稼以充軍食又以魚窩等險寨責之南丹東蘭那地三州兵精路近得以更番圍困故自去秋九月至今春四月我兵尚有餘食賊勢日蹙而更番之兵力亦有餘偶值機會而遂克之耳賊所據地綿亘百十里與柳州融縣各巢

相倚為惡又擇其惡之尤者分兵追勦所謂上油峒則柳城蠻也所謂古龍古郎鵞頸三峒則融縣蠻也誅此數惡𢴸因以震怖其餘廣右猺獞不可勝誅終歸於撫然必威稍振而後恵流而撫可固其大槩如此本不足深言以用兵大事亦欲公察其不容已者而非佳兵也某疎拙無能但得地方畧靖上以仰稱任使而不負此行之意於平生不啻幸足豈敢復有希兾此某區區本心亦望公俯察及此爾

與翁仁夫書

田汝成

胥江會李月山談左江平定之績甚悉歸美於執事甚厚嗟乎人患不修職耳鶴於陰而霄聞鼓于宮而谷振實弘聲茂於今有徵幸甚幸甚雖然事無全功而顧有時謬責望者易浚而取必者難期是以詩人怨斗揭之求而智者戒魯縞之射又曰行百步者半九十言末路之不可保也左江荒僻秕政繽紛賴兄寧謐而擒李寰蔪趙楷闘藤峽編管十八村尤為瓌瑋又如交南罷討

力可回天活數肖生靈之命足以勒鼎彝而刊琬琰執事之功亦偉矣優以禮貌寄以腹心騰卓犖之稱犯行輩之忌執事之取重於當道亦特矣雖然恐非執事之福也喘嗽憤作而詰辯嘈呶肌骨削減而案牘糾繞多言損氣多慮損神兼以筦簟未安羆熊罔兆鐘鳴漏盡而不知止誰如執事之若心哉廼今府江藤峽兩虎咆哮隻刺則偏鷙雙餌則兢駭苗獠日橫法令難施縱設王官尚煩馴擾而執事欲一力當之可謂勇矣幸而訖

事顧君少休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非所望於執事也昔人有言士為知己死知己豈易遇哉善則相推過則引己讒謗不閒而死生不渝此豪傑之士所以甘心委命以圖報也執事所遇何如人哉不遇其人而欲冒危履險以應無已之求亦已難矣夫廣西多變之域也左江既敉必將煩君以府江不然則移君以八寨又不然則古田瑠崖之役次第舉矣是賢者無偃息之期而愚者永優游之樂也諺曰巧婦忘餐懶婦倚門夫人束髮

行義而沒齒令終豈非吉祥大願乎顧事有難料而幸不可常是以馭馬佚於力窮而畫蛇敗於添足宜僚弄丸九轉空中而不落容有教之者曰止止不止將墮前聲願執事采宜僚之喻鑒蛇足之識思末路之遥保永終之譽幸甚幸甚

答方子及全州書　　吳國倫

兩粤相望千餘里辱公戀戀數賜問遺素交之情孰敦於此湘源雖遥邇象郡然故楚邑也以公居之又為八桂

增色細玩諸篇駸駸楚詞不為粵客吟廼知意有所重僕自竄流炎荒日與蛇豕為羣僅僅保累卵須者倭夷出我不意亦復因人之力以幸粗安公之威靈庇僕多矣顧筋力向衰歸期浩蕩兼之江鄉寇亂廬舍一空煢煢妻孥僅免虎口視蕭中昔日大難不甚遠矣強顏食粟撥悶為詩並足為知己者笑尊君就列鼎之養情景泰然構索益當宏遠幾時得飽吾目邪呂韶州僕之故師亦尊君之故交也畧加存視感當鏤心

答廣西撫院李蟠峯　張居正

古田積寇蕩平地方寧救公威德所及遠矣項本兵奏績薄行陞賚聞廣左又以大捷隆恩懋賞當有待也聖德光被南北寢兵僕伴食無功陰受其福

答兩廣殷石汀二書

積寇蕩平黎庶安堵此不世之功也乃呶呶者猶有事後之議雖聖明遠矚功罪不淆然亦足亂人意聞其說皆柳州士夫倡之以比見丈之暫留數月不獨為地方

計亦所以為丈計也近來人心不古好生異議以其娼
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惟欲偏狥已私不顧國家便
否即如昨年酋孫之降舉朝駭懼以為不可納僕曰納
之而索吾叛人可盡得也貴州之事撫臣請兵請餉衆
皆曰可僕曰此渠叔姪間爭殺耳不足以煩朝廷古田
密邇會省蕞爾小醜敢戮天子之命吏不容不討衆皆
曰劇賊據險兵力所不能加即欲除之非集數省之兵
費五六十萬不可僕曰不然吾知殷公必能辦此諸君

但觀其破之此三策者皆大違羣議而僕獨以身任其事主上用僕之策幸而時中矣乃異議者猶欲搜求破綻阻毁成功以快私指嗟乎人臣為國家忠計可如是乎若僕則誠愚矣前承教廣鹽議鑿鑿可行然必得丈處置有緒後人乃可持循恐終為異說所壞也南明磊落偉奇之士昨即欲引寘部堂以其夙蒙訾議令初名起聲實未著故暫借㪚省撫臺旋當與丈先後登進耳同年在仕籍可用者無幾他日為國家柱石在丈與南

明公新安一郡産此連璧敬羙敬羙先後領華翰或不能盡復大都具此統惟鑒原

别楮云云其人亦素愛其才故薦之於公後乃知其狂躁險刻矜己凌人不可大用故昨因其稱疾遂決去之然公自此更不必置之齒頰矣廣右今已大定聞西省自府江平復道路開通客旅無阻梧州之鹽方舟而下南交通貢貿遷有無桂林遂爲樂土此誰之功歟蓋粤人今日始知公之不可一日去也

答兩廣廵按郭華溪二書

兩江寇盜為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故其患滋甚今乘古田之餘威用足下之妙算殲此狐鼠諒不為難但災荒瘴癘之區屯數萬之衆役不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沉謀遄發先併力以破其一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相持於嶔岑之間使賊跧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兵機不敢遥制特獻其瞽見如此惟高明採擇焉

得報知懷遠已定旁有干紀者皆殄滅無遺欣慰但兩
廣之人好為議論臺諫無識者往往誤聽之訛言屢興
賴聖明遠矚三至不疑若如昔時之政則風波滿海内
矣粤地所患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公是非不定紀綱
不振法度不行可恨人旋草草

報中丞蔡公書　　張鳴鳳

志草一卷幸賜覽此卷篇數雖不多然經檢史漢六朝
諸史及漢晉諸家志記乃能成之大抵倣土舊志弘治

間盧陵周憲使公所修者僅抄具一統志餘無發明至嘉靖乙丑南海黄宫詹公為學憲時始能蒐羅諸史傳布至今顧其最於諸史潛精披玩頗見所采大有異同兹復一一檢對悉為改正恐涉糾駁先輩陷為輕薄予竊伏自惟斯文之謬不容不正且此謬處必當日博士諸生互分摭拾者急於奏功故若此爾非總裁者之咎也後來悠悠或不相察故隨謬隨注其下似亦頗有增入非賴君侯寛其銜勒假以日月必不能有此卷雖十

六篇經改定費至五六十暑酷可忍蚊虐難堪請暫輟待秋凉方敢從事何如何如

答蔡龍暘年丈　　王家屛

拓疆易守疆難守疆而無後患尤難田州東蘭互爭疆土不可以虞芮平之明甚而況叛目占據竊料漁人之功亦未易收也第令收之改土設流增兵置餉恐非所得二州之田百石之粟可辦得不償失利不酬害誠在可已而況取不能守守不能完啟釁構爭紛紜未已可

無慮邪承教謂宜許歸田州令其自相攻擊雖有後事我勿與知此我中國御夷大體非獨權利害較得失而知其不可也惟翁臺毅然主張無狥小利拘成議封疆幸甚

上許制臺　　　郟萬年

昨職所請鵰勦之說非敢孟浪葢今日之賊理不能諭刑不能加大勦既不能而縱之又不可且轉眼秋冬正其得志之日地方岌岌乎殆矣即今年二月間突犯柳

州城池幸而覺察更聞羅城縣亦被攻圍跳梁若此及今不可不為撲滅然如大村五山馬鑼疊址凉傘野鴨感岸石牌中埠等數十村皆為賊藪合兩江有名之賊不下數萬乃大村五山賊勢最大係左江所轄聽其自為區處若石牌中埠等村則在遷江境内孔道必由去賓州三十里而近察其情形惟專倚大村為牆壁而根基尚淺相去亦遥一時救援不及葢賊近則不可不除而攻瑕則自易為力此今日所當亟圖者也釋此不圖

勢必糾結愈多滅此一二餘必望風解散遲速之間難易天壤職故敢為力請倘蒙俯允伏望密示若二千之兵未能卒辦查得梧州無事兵亦甚閒乞台臺俯念邊陲情切倒懸暫撥數百名以資防禦職亦請撫臺撥數百名湊用自可備一時緩急如併此無之則空拳而搏職所不能惟有束手待斃地方亦立見其潰敗決裂矣至於火藥尤為喫緊而粵西從不知用昨懇中軍徐以忠前來製造敢具呈上請諸事皆係目前急務仰乞台

臺裁斷地方幸甚

上林撫臺三書

近奉台劄軫念右江時事艱難深荷至仁曲體更憶台臺面諭地方有事須報爲西陲安攘計尤切切也職敢不仰承令於六月初三日到賓州矣其在柳州旬日各官惟云近來稍戢及至來賓遷江賓州則士民具訴紛紛痛言盜賊縱横流毒至極聚黨日衆有數百爲羣者有千餘爲羣者有三千餘爲羣者白晝出刼殆無虚日

人情惶惶職亦且駭且懼謂何以大異前聞若此細問之則云來遷之鄉村刼掠已盡今有一村而被刼兩三次者矣賓州之鄉村則三分刼其二今併一分而不盡不止矣且多買駿馬昔以十兩一匹者今出價二十兩招納亡命教以製火器造衣甲上盜則張旗幟鳴金鼓大非平時盜賊行徑矣意在刼盡村落窮民必入其黨人馬衆多因而攻城掠地其志豈在小哉又聞其密布私人於東西兩廣各衙門俱有月報其以機密事報者

尤重酬謝人皆樂為之用其奸狡更可慮也且賊亦明
言欲攻城郭明言官兵有幾其奈我何明言從來說勦
何曾能勦若此肆志無忌而我民亦哭訴於官云及今
不救不得不從盜矣大約情形如此加以旱魃為災秋
成無望目今米價騰湧民窮盜起大亂將作以職甫到
忽罹此景日夜憂危但欲為預備之謀莫先於兵食之
計今三府州縣未暇論也即以賓州言現在營兵戍兵
總不過五百名如柳州軍兵千餘而猶不免窺闞之寇

則五百尚不足為城守況欲調遣禦寇乎且據今賔遷士民之訴賊徒數萬勢可立聚而我以五百疲卒當之戰邪守邪必無幸矣職以為須增兵數千方可防備但粵西處餉非易今且增二千名專付一將統領給以衣甲器藥時時操練習於攻擊壯其膽勇以備緩急則隨機應變可靜可動先聲所至賊亦消弭未可知也其餉亦須加厚方有精兵應募近聞壯夫皆從盜矣計二千之兵歲得餉銀一萬五千以一萬五千金而壯干城之

氣銷已萌之亂全百萬生靈之命猶為事半功倍及今不為待賊亂形已成倉皇擾攘戰守俱困至有挫折民命已殘國威已損然後奏聞徵兵請餉何益即如遼左今日議者不惜數百萬金錢而何救於陷城喪師辱國之禍哉乃知向來有司掩耳盜鈴不以實報故釀成今日縱横之患職復隱忍不以直陳則他日潰敗決裂至蒙斧鉞之誅治職欺罔之罪何說之詞故萬不得已冒昧陳乞具有詳文併將士民呈詞及各官公移節録一

二上呈伏惟台臺俯賜鑒察允批二司議處兵餉急爲整飭庶地方得免荼毒而職亦稍逭於曠瘝矣

近來盜賊情形日甚一日紛紛申訴但非關係重大者不敢輒瀆台聽惟遷江縣連日告急事干城池民命安危在呼吸間勢不得不以轉聞若稱黄梓一節在六月初間曾有二三所官密與職言第恐無接應故欲待請兵至日方次第具陳以備採擇令請兵尚在築舍而賊已犯遷江縣官此禀亦見事機危迫非官兵殺賊則必

賊陷城池勢不兩立而當此人心共憤有誓不俱生之氣故述黃梓請纓討賊之詞料其不敢以身嘗試至稱上恡一紙之語更有後來其蘇之望且石牌中埠有賊無良告詞山積萬口同聲更居卧榻之側而狂鋒十倍昔時必不可待其先發而受制也倘蒙命將集兵假以便宜驟若風雨如黃梓輩悉聽驅使則駕輕就熟二村不足平也二村既平餘則乘勝撫散誠為事半功倍聞此賊近與大村馬疊結為婚姻勢成犄角各峒漸漸連

合此後益難圖矣伏望台臺早賜裁酌

本職受事之始業已廣布文告宣揚德威警報暫息數日未幾猖獗如故節據州縣所申焚掠殺擄殆無虛日未敢一一瀆台聽乃七月初三日有岜敵村賊當官擁衆立殺失主夫對敵追捕操戈相向此賊之常今事隔三日官以撫諭臨其境乃羣起殺人是何景象此地為賊淵藪此事尤所觀望何可緩於天誅然其賊徒衆多必不能擒一二渠魁了事也訪得此賊無別長技惟跨

壯馬挾一鎗三鏢連轡橫行如入無人之境各峒亦未甚聯合倘偵彼出劫暗爲張奇設伏而攻以火器自可得志惟無一兵應手故未敢請方畧兹具文上懇伏乞台臺留神主張前日通詳請兵奉制臺劄諭謂東粵奇以自專西方須仗台臺定謀然後會同計議今事在然眉惟望台臺毅然獨斷以救西南半壁此實鄉紳士庶喁喁引領非職敢爲煩聒也賔州米價每石驟至一兩若更不雨秋成絕望賊訌於外民潰於内將奈之何仰

知遠屢台念敢以併聞

上按院黄芳楠　　曾偉芳

頃者台馭發會城諸全省羨餘公費藉歸有司不持一錢此間相傳謂直指二百年來惟臺下可對山川無媿即此便是臺下實學將異日格天事業根本職三四謁見台臺輒語龍場事教以良知之學職奚知識竊聞孔門論士唯行己有恥最先生平硜硜勉循斯言啄鹹京邸郤賄東粤即邇者薄俸設官宜有迺以本州無措至

欲遠借慶遠府十九年分何項錢糧文移動揺豈賔難慶獨易乎職寧辭不受豈不知歸家壓壓藜藿意覺不愜便生慚縮豈所謂慚縮固亦良知中來顧惟一念致之實難臺下將何以命之既惠資斧復給脚力從全州發至何以克堪臺官立馬索報草率勒謝不備不莊

與學道楊貫齋

昨承台翰欲檄賔州贖鍰助修鎮粤樓曾已發否前輩事業類有根本淨峰公初第往京邸時每夕必偕陳紫

峰講説易經一卦凛烈抗疏三黜不移至今猶覺有生氣不佞適過柳謁公入拜北面事之見柳柳州有慠色豈非以節邪臺下出力資之豈獨培植正人學憲職要亦為吾土作門眉所關良非淺鮮已方纔登舟晨間又叟一小价天而既厭不佞矣當冒毒衝險任其去來以順天意無容再淹荷念殷篤多謝多謝

與賔州守劉

賤職事向在永福承諭俟丈泣任後欲爲酌處云云此

自大厚念則然不佞入會城謁見臺按兩司僉謂無辭俸理即近者遷謫諸公無有辭者奈何小讓傷大體鄙見則謂既決去志不受祿自古人業有斷案且州無措欲遥借慶遠他郡文移上下動經數月又不佞罪譴深重量移難必素餐虛縻無已時故決意辭却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則已與柳州守道力言其詳蒙見許矣台丈道誼相成希為弟寢置此事勿再陳情令横州之張鬱林之陳旦夕且至或者彼中容易處任其或辭或否

鄙意固定五都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萬祈察炤敢
布腹心

粵西文載卷五十四

粤西文載卷五十五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啟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啟　唐　柳宗元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絶妙以極其詞令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為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

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疎蕪之累僶俛期廢事尤所戰慄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跼蹐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啟

某啟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奬善而不為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頹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冑曹參軍陸卓生禀清操長於吏理畧

仕所至必有休聲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刦取留後擅樹兇徒搆災扇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已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剪強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録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録其事跡奏贈一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奬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

量幸甚幸甚其與阜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瀆威嚴伏增戰悚謹啟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有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窮則感概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

異也若宗元者可為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顒頏壙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概捧戴而効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為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

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内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専温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閤下者無怍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髙閤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于厚賜小人也逺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禄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

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宜謹啟

為桂州盧副使謝聘錢啟　　李商隱

戡啟錢若干伏蒙賜備行李謹依奉領訖多若鑿山積如別藏内科擢第未全染於桂香盛府從知却自驚於銅臭禮於闕重富而可求既不憂貧惟思報德伏惟俯鑒微悃謹啓

謝再任桂州啟　　宋　余靖

伏念某本無遠識早玷通班向緣蠻事之興遽委州麾之重墨縗從政徒廢居喪之儀尺籍理兵素乏臨戎之變賴睿謀之遠照命元帥以專征一戰成功已濫分於賞典三年奏計當例被於吏書忽捧詔音就宜恩旨以謂狂蠻干紀既伏於逋誅服嶺頒條宜譜於故俗俾留州任庶曉物情再念某頃被中傷嘗居冗散頗得田園之樂靡思軒冕之榮當警急之期閒命敢忘於濡足及敉寧之際私心誠願於退身再露封章上干旒扆未從

報罷仍俾拜嘉此葢伏遇昭文相公道廣包荒誠深誘善洪鈞造物靡私動植之恩寒谷廻春曲借發生之氣致兹樗散薦被龍光謹當詳練武經勵精政體邊亭警備冀銷桴鼓之音條教布宣庶協蒲盧之化上荅乾坤之造次酧陶鑄之私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與廣西經畧張繳猷啟　周必大

茂實飛騰耳熟桂林之伯窮閻局趣夢游訾氏之洲遥知五筦之兵民欣頌十連之師帥邊疆清晏福祉綏將

恭惟某官學殖崇高智符廉正揭從別乘姓名已達于
宸廷旋駕軺車風采遂傾于嶺表開帥牙而即拜貽禁
職以頻遷訖其外庸方倚申侯之績式是伯辟即遄山
甫之歸某披霧尚賒傾風更切雖衡岳元回于隻雁而
灘江不碍於雙魚惓惓之私喋喋奚既

回靖江詹侍郎儀之啟

進班書殿出鎮帥垣以法從之名臣臨參帶之舊部上
寬帝顧下愜輿情恭惟某官學造聖真才周身世久徊

翔于遠地宜容與于近班意在本朝固當殫辰猷而告于后躬行君子又欲推恵澤而加乎民惟通商則疲甿可穌惟崇儉則經費自足既康五管即綴四隣朞萬欲馳辭遽蒙枉問其為欣荷未易名言

回靖江詹侍郎謝轉官啟

詩書之良帥垣之寄寵光厚甚中外榮之恭惟其官道可覺民武能威敵自鎮臨于交廣每綏靖于封荒蠢彼元兇敢兹負固方調兵而薄伐俄折馘以趨降下十行

千里之褒酧三令五申之績盖賞擢難同于將士惟璽書可示于眷懷稽本朝優異之恩舉近歲濶疎之典風傳近國名震華夷某托契至深窺文竊忭愧馳辭之未果荷貽問之相先欣感交懷喻言曷究

回靖江詹待制儀之啟

茲承奏功南國加職西清正侍從之巍班表藩宣之異等恭惟某官方端諒學殖高明以愛人利物之心行尊主庇民之術久臨遐服迄著多庸身正令從久謂必

躬之效政修用足宜還旣庶之風姑次對于松門即迎登于槐路其雖馳慶牘未辦私函辱厚禮之先焉激懦衷而愧甚具如欣感未易殫論

赴辟廣西通帥啟

劉克莊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丘園之聘無德以堪未報舊知更銜新惠伏念某粗聞理道亦喜功名當聖哲之騖馳紛俟王之變化歲年將晚寧無老驥之心時命不諧遂有冥鴻之志浮湛閭巷交侶漁樵散髮采薇以養生灌園

織履以自食敢期辟召誤及沉淪既餽金以治任復折簡而諭指念高堂乏滫髓之奉謂陋巷有簞瓢之憂不其餒而可以出矣然而謀之妻子誠寂寂以難堪畏我友朋蓋遲遲而未往及申再命始勇一行昔夢繞其山川今身游夫圖畫道南豐臨川之里望玉笥丹霞之雲弔賦鵩之故墟覽葬魚之遺跡涉江而賓帝子登嶽而款祝融窮詭異瑰奇之觀忘羈旅飄泊之感此生何幸所得已多茲蓋伏遇某官鈇鉞一臨弓旌四出豈無勝

彥聚幕下而謀焉尚有幽人自水涯而起者顧方逺引亦忝旁招㨿敢不懷此深恩竭其淺慮並游兎苑雖慚蜀客之才不省馬曹當矯晉人之獘

除廣西憲謝梁丞相啟　林光朝

膠庠貳職莫助于成材嶺海一封更勞于推轂曽是血氣既衰之日乃為朝廷可用之人有此叨逾遽令震恐伏念㨿受材最短見事每遲自塵汙于華途已侵尋于暮齒儲闈進讀有如綺季之逢時太學備員安得陽城

之遺愛技亦止此人其譏之撫病骨以自憐控危衷而有請豈為望外乃在遣中顧茲蕭條場屋之餘亦出禮樂皇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中惟獨立大實兼容于是四夷聞其風而以一相處乎內對平津賢良之策乃在盛年進宣公仁義之談適當暇日遂令蕞質亦展微勞某敢不矜恤鮮民滌除滯訟究北流商鹽之弊塞南州買馬之萌奏牘三千或有裨于末議行年六十當無負于新書敬敷惻怛之懷庶答生成之賜

除粵西通判謝宰執啟

吳　儆

去中州而適粵叨半刺以乘邊雖遠宦之良艱在孤蹤而已幸顧惟忝冒實有夤緣伏念某憂患餘生衰遲末路念曩日庠序虀鹽之久與平生章句誦習之勤上焉無以取當世之資下焉不能為一身之地抗塵走俗垂二十年號寒啼饑餘三百指計時仰祿若旱望雲況當員多闕少之時而在鴈集鳧飛之數上紆存記曲徇僥求陋如之何敢有居吏之歎時乎為養固難擇地而安

茲盖伏遇某官師表百僚甄陶萬類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功未嘗言乂負偃植各安所施材無或棄致茲寒逺亦預甄收趨名利於市朝誠非得計行忠信於蠻貊尚盖因功

與桂帥張南軒先生啟

大纛高牙想制閫威容之盛屬鞬戎服望轅門兵衛之嚴欣悸交懐夙宵假寐某官淵源聖學師表儒林惟有之是以似之太戊贊于伊陟在賢者識其大者孔子傳

之孟軻凡開物成務之殊功皆養氣存誠之餘事用能弘濟于艱難之日而雍容于進退之間雖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然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徒以交廣要衝朝廷最遠蠻貊賴威懷之畧兵民須鎮撫之宜官守恃遠而或媮邉防循習而或弛允資輿望肅付戎昭宅南交秩南訛姑重羲和之命覺斯民以斯道况當堯舜之時我公其歸天子有詔某州縣下列庠序陳人章句誦習之雖勤塵埃奔走之亦久下焉退不能為一身之計上焉進

不能取當世之資嗟壯志之幾何已隣衰境抗塵容之若此敢意榮途顧以罪戾之餘宜置蠻荒之表故雖遠戍敢歎遐遺不圖流落之餘獲托照臨之下以身受察引領自歸雖仰視墮水之鳶不堪上鶩幸南飛遶樹之鵲未歎無枝

賀靖江出鎮啟　李劉

寓班東觀宅牧南郊一道熟於馳驅不勤易地五筦資其節制何止觀風恭惟某官器諳浚明風猷凝劭自望

郎而襆被進退可觀由膚使而褰帷光華益遠尋領將輸之寄益高澄按之功帝諮帥之惟艱公撫封而少駐英英桂林之伯顧懋膚功淼淼洞庭之波尚資餘潤其溢承嘉惠竊倚德隣湘水安流正藉戈船之重夜郎為徼敢忘銅柱之威

代回廣西李經略訦三啟

小司寇之持平躐陞五雉大帥府之委重遠寄雙魚懐感有之寘慚無所恭惟某官名高斗北惠滿天南槃槃

都會之雄庶邦君之奔走英英文武之特一號令而精明公無遐心民可吐氣朞歲斲輪既老盤屨已晡宜入獨

桂林遥想玉篸之碧恐渴望梅嶺願調金鉉之黄

荷囊輟直桂筦分符韡刀列郡之迎古稱大府襦袴萬家之喜今在細侯仁氣南驅善聲東迤恭惟某官通材治劇厚德鎮浮財貨本末源流早振地官之職侍從論思獻納晚深天扆之知遽厭承明之廬歸拜散人之號時方多事公未可閒謀帥須賢起家甚寵若衞公之鎮

撫九十六郡與龔志之都督二十八年能安越人莫非李姓宜其苗裔復此蕃宣顧恐青羅碧玉之江山難駐黄閣紫樞之步武某龍鍾已久燕賀無由夔府竹枝之歌既成昨夢漢節梅花之句願寄故人

价藩報政秘殿升班八桂不曰炎荒固號登仙之勝四松取之熱撰殆非寄禄之常帝綍涣孚帥符鼎重恭惟某官材全業鉅器博聲宏厭直承明之廬作牧始安之徼玉篸羅帶江山分一半之天金節油幢庭戶行千里

之外果臻帝壐進巵宸奎河洛圖書之淵榮光上燭嶺海輦轂之治和氣旁行會見出綸又迎歸衮其無由旅賀猥辱撝謙誦太古而歌散人吾事濟矣去上天而辭宰相公自計之

代回廣西楊漕方

起家予節將漕宅南高明有融及物之心未了選擇而使重遠之意可知恭惟某官明善誠身為仁由已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愠色養之浩然兩喜多美辭兩怒多惡

辭聽其自爾及兹更化復此立朝遽為襆被之行遄有蹇帷之寵莫非王土寧辭五嶺之炎無有遐心行歌四牡之勞某罔功曳履有請投簪我營小山之居將委身而就老公作太玄之草願載酒以相從

代回廣西郭提刑 斌

隨軺而薦柏酒遠莫致之得書而已麥秋報之何以恭惟某官馳心拱北將指宅南漢節梅花已美青黄之實周原苞栩既成蒼翠之陰諒惟平秩之功如在始和之

吉某雲司玩歳水部媮閑三月不違仁勞飛鴻之遠到

五嶺皆炎熱頋秣馬以遄歸

回趙全州　必愿　賀權軍

比蒙省劄暫攝郡章退惟涉筆之文丞詎久挈瓶之假

守衹懸越畔無敢告隣然雖五日京兆之間亦竊千里

滎河之潤輙憑咫尺借布萬分

代回全州莫守　若冲

奉詔舉賢徒得君重貽書問訊至辱伻來此意何敢忘

邪以頌非所望也恭惟某官久騰茂實宜在本朝奇寶横道驥服箱誰其識者斜風吹帷雨注面愛莫助之今雖方千里而為諸侯猶是先一州而後天下昨者命出輙以名聞天空而日月高或未裁擇於此奏水深而波浪濶寧當憔悴於斯人細讀綺談只慙綿力某無能為役豈不懷歸直如朱絲絃願加意於自愛報之青玉案媿出吻之無奇

代回趙柳州　師懿

老夫髦矣躐分五雉之工公子何如遠致雙魚之素感藏甚厚報答莫宣恭惟某官千里名駒九苞威鳳榮分符竹行吟種柳之詩少俟戍瓜即布甘棠之化有華下問遠及陳人某骯髒雲司超騰水部曳鄭崇之履小立斯須挂弘景之冠止慙遲暮

代回章象州時言二啟

夏辟三千貳卿弗績冬官六十攝長奚功過辱高情遠垂下問恭惟某官材猷膚敏政術融明竹使虎符亶謂

人生之貴桂林象郡諒增地望之雄猶枉雙魚見華五
雉其去天雖近來日無多竹馬交迎公當厚南土之惠
蓴鱸既熟我將御西風而行
滎紆郡組誕布詔條象郡自秦既入中國之籍虎符分
漢是資循吏之功雙旌鼎來五袴咸喜恭惟某官人門
具美風調不羣惟服襲於典刑故飛騰於聲實屢製尹
何之錦技敏奏刀載題仲舉之輿歌騰別乘宜森畫戟
出擁朱轓跕跕飛鳶公蔑鄙夷之意嗷嗷鳴鴈民有安

集之期其例入吳戕備知謙德龔遂良二千石必能致渤海之安申公年七十餘聊復議明堂而去

代回全州劉司法

西崦餘齡冐誤恩而還綴東隣厚意飭儷語以分光情溢乎文愧浮于感恭惟某官簪裳胄望衣被典刑斕斑綵服之華趨庭有得局促墨曹之試游刄不難諒積平反之功即登華要之路某枌榆相託蒲柳既凋迷舩稜闕角之雲烟誤為出計懷江上山間之風月已卜歸期

賀全州趙守 必愿

魯雲必書暮映衡山之月趙日可愛曉行湘水之春特惟大雅之英茂對細書之札恭惟某官道隨剛長徳配陽休字民之仁温若重緹之律噓物以氣煖然五袴之歌諒觀荔挺而芸生益慶竹苞而松茂某譏材綫短泥軾氷寒三壽作朋請效魯頌萬千之祝七日來復幸觀羲文六二之辭

代回全州趙守 必愿

懷五更三點之鴛行舊同班於吳下驗一寸四分之牛
晷令假蔭於黙中方圖修獻履之辭已先拜鳴讙之寵
故情未整弱念易盈恭惟某官禮樂宗英侯王相種決
科唐殿肯吟麗日之煌煌宅牧湘源聊和舞風之滑滑
對此重緹之候藹然五袴之歌魯雲必書𦒿手足看於
短至趙日可愛舉頭即近於長安某𣏌德微甓甘心半
刺地爐煨芋已漸參南嶽之禪山意放梅儻尚憶西湖
之飲

與趙經幹啟　　汪應辰

伏審既被辟書即奉俞旨轅門增重桂嶺有輝伏惟某官蔚以鄉材生於公族信厚皆如麟趾夙著清芬絃歌焉用牛刀亟登最課屬南邦之開鎮虛布席以招賢錐之處于囊中昔已知其特異羅而置之幕下今豈待於先容姑籍佐戎之謀實為儲帥之地某去德云久竊祿于茲將承謦欬之音更託帡幪之庇其為忻忭豈易敷陳

賀兩廣吳制府啟　　明　宗臣

魏闕絲綸寄風霜於重地轅門旌斾開日月於遐天威攝八蠻歡騰二粤恭惟某官斗山碩德文武兼猷邁迹八閩作邦家之良翰馳聲萬里繫海宇之長城曰滇南曰汴北民興來暮之歌若江左若粤西碑紀去思之績司文衡於兩省羣才成濟濟之風敷治化於一方萬姓樂優優之政再居宥密遂總樞機以三朝敭歷之舊臣膺五位眷知之新命保釐百粤節制二藩實三監之崇

階代一人以貞憲先聲動乎山嶽九重紓緑林之憂咸命等之雷霆五嶺息黄茅之瘴東聯十郡尚逌伏波樹柱之鄉西盡諸州奚翅襄毅斷藤之峽權專玉節百職之硎範攸存名重金甌三台之贊調在望𦤎學愧面墻才慚肺石叨微名於上國竊寸禄於太倉嶺海奔趨三載之勤勞奚補郡庭贊助一官之尸素安辭仰節鉞之遥臨喜枌榆之藉庇顧迹羈於外莫申燕賀之私而誠積於中深切龍光之望敢僭踰而布悃謹薰沭以陳詞

覲鈐閣於雲霄稽躬竦息想台閎於左右拜首翹勤惟

垂巖電之光曷已漢波之潤

候呂豫所相公林下啟　　吳國倫

恭諗相公閣下以斷斷休休之度佐巍巍蕩蕩之朝經綸克邁前修進退尤關世教寵方隆而戒滿年未至而辭榮十疏陳情九重斂色詔賜安車就第甫伸休沭之期風高解組出都旋被徵還之命光延楚粵道重韋疏懸輿暫息里門候駕再趨帷幄況綠野之堂新闢父老

望塵而赤松之志少酬山川增價伊予小子竊拜下風

栗里流歡香山虛社

上戴制臺啟　　　　　　　　　　　　　　藴潪

虎帳春開天闢南荒之紀隼旟秋肅帝寬西顧之憂庶

寀屬心百吏拭目恭惟某官卷舒元氣經緯扶輿為裘

為箕紹三千之禮樂如江如漢富數萬之甲兵旬宣已

懋三秦推轂特崇五管江頭樽俎折衝于談笑之間嶺

徼風霆立變于旌旗之下舉凡侯甸采衛之族以及鱗

介卉服之區莫不喁喁向風烝烝顧化而其猥承述職之典莫伸負弩之供奔走靡寧瞻依獨切敬布積悃莫罄名言

上王按院啟

應龍浴鷺各自適於飛潛玄鶴孤凫總何嫌於修短故金馬之客昂首而步青雲而山澤之癯怡神而棲玄北陶冶之間已定弛張之際何心恭惟某官直方以大經緯為章指撝而山魅潛消雷動蘆笙之響呼吸而越裳

率服風清銅柱之鄉野老扶杖而往觀鍾銘拭目而可俟況宇内多故方賴調劑而輿情所歸尤賢夢卜其履綦已壊豐蔀自藏道至老而無聞力將行而益蹶如負且乘反招自致之災維鵜在梁曷辭彼其之誚更以桑榆之將暮遂致瘴癘之交侵魑魅魍人雖幸逃於九死風波滿眼亦且厭其餘生沐雨餐霜敢希伏櫪之驥漱流枕石甘同曳尾之龜兹者萬里長驅二毛可憫膏肓益深於歳月筋力已倦於湖山白首歸來猶覺愧衾愧

影蒼巒作伴不妨呼馬呼牛每望門墻如同陵谷浮生無幾何事北山之移片息尚存且聽南薰之曲

侯兩廣戴制臺啟　許以忠

兩粤名藩夙擁元戎之地三台重望式隆總制之權故海上倚作金湯而軍中稱為韓范聲騰朝野彩映家山恭惟某官名懸北斗位正西樞氣吐九龍化作五雲於霄漢手擎天柱獨撐半壁於巖廊歷宦奇勳兩朝渥寵綰蒼梧綬既隆宣撫之恩勅紫泥書復拜折衝之命謂

東粤西粤山海枕夷夏之交而維武維文寮寀寄屏藩之任必夔龍仙品斯持金節以宣威加司馬清銜冀鏤銅標以樹績封疆仍舊號令更新象郡固若金甌羊城奠如磐石周以上公分陝自昔聞之唐以宰相臨戎于今見矣某猥惟拓落謬辱記存景仰儀刑夢裏旁轅門而踧踖瞻依光霽望中迷雲樹以飄颻謹供一瓣清香恭候九閽台祉伏願蚤挫天驕茂宣皇略既借黄閣調元之手秉鉞而奏凱歌即歸彤庭司軸之班賜環而隆

盛典

賀兩廣戴制臺啟　連繼芳

論富強於粵以西無沃野之千里勤保障於閫以外有泰山之四維公作長城民皆安堵恭惟基官天材敏邵地望穹華起視西北之風濤誰是東南之天塹優經綸之大手煩鎮撫於崇牙人道三江為瘴癘山嵐之藪公來百粵覩雨暘寒燠之調惟齋壇得人如神龍之寓深淵則絶漠之域寧匪兕而率曠野矣四夷於掌股之上

決千里於樽俎之間牙纛不足為公榮業既懋旗常之績朝廷已深知治行會須列聽履之班

迎廣西新按院啟代舊按院

恭惟某官金閨通籍玉柱惠文主驄馬之盟激揚握其魁柄建皂鵰之幟綱紀推重元僚白筆凌霜聳螭頭之正色明珠照月探驪頷之逆鱗冀北方震乎霜威藩西又傳乎風采當蒼精之啟節玉綍如綸抱丹悃以辭閶皇華有詠侍殿風生臺閣登車路避行人方城漢水之

欽　飭　飛　之　紀　心　洞　柄

區行色落天河之影丹桂蒼梧之野先聲摇山嶽之塵望紫氣於雲霄喜緣瓜及拱彤騶於咫尺恭切簪迎

賀陳兵憲加大參啟

兵符推憲節龍韜翼尚父之鷹揚王綍賁新銜豕突驚大人之虎變薇垣春曙林洞陰銷恭惟具官豸臨西臯鴻漸右江鎮賓封而扃柳户鈴槖霜挾楚雲磐慶甸而桂思城韎韐氣凌灘嶽三尺激揚清濁萬間盖載黔黎豈期跋扈之三苗致借運籌于一箸文昌襄幕府棨戟

自詩書良翰陟參藩絲綸寵平帷幄雷霆憑號召雲
照孤月于連營珩茀自雍容皮林銷苦霧于高壘某
馳執韃才謝請纓在泮獻囚雖歎皐陶之淑問勒碑
續竊附班史之敭勳伏願士倍擒戎之猛星垂克敵
祥樓船寂一舉之沸騰烽火絶四連之隱見馬蹄擁
電旣取雋而鳴先戈影懸落星豈論功而或後印須
至恭和凱音

迎劉恤部啟

重怜赤子之無知疏恩仁使五嶺懸紫泥之欽恤待
慈綸圬沈貫索之妖穩輔結繩之治恭惟某官池上
毛口中麟趾推公平而折獄磔鼠謝其嚴明擁端懿
行仁化蛇慚其智勇公繼臯陶而作士職在祥刑帝
廷尉無冤民命覃寬憫輩過肉生白骨網開人脫赭
反掌變枯榮驚訝旱中得雨揮毫空縲絏歡呼雪裏
陽出入九死一生之間囹圄真為福宅殷勤五奏三
復之請圜石即是恩山豈其申漢室之九章凡以副堯

心之三宥其謬司城旦之春欣荷嶽天之庇效劉公蒲鞭之政誠自愧於疎材體周家肺石之心庶弘宣乎德意懸日邊之雙睇折道左之一腰執笏爭先荷戈恐後

送恤部啟

含縡楓宸播紫泥之温旨疏恩桂嶺流丹筆之慈膏雨沛槁興風薫慍解恭惟某官魁梧秉哲蘊藉為郎麟兮振振治世之佳公子鳳其噦噦熙朝之良士師布一道之哀矜陽回冬雪廣多方之全活水揭西江念小民誤

入五刑怜細過寛其三尺平反則起骨加肉擬輕則援枯就榮笑雷震之齊臺決晴雲之宋獄神門蒿滿囹圄草生棊班荆未从御李漸遙惟茲瓜代之期聿切葵傾之念東轅西轍迹若歧乎山川左弭右鞭心期同乎霄漢

賀王都閫元旦啟

夏開端月頓回寒谷之温春麗將星益壯長城之重授時新於太史斂福茂於元戎恭惟麾下韜鈐雷動智勇

陽明八桂維藩細柳嚴將軍之令六花堅壘前茅肅兵甲之胸旄節鎮師垣映蒼精於左角帶裘閑保障迎淑氣于東郊寒送土牛即墨熄齊牛之火陽催青鳥南枝斷越鳥之棲五路日遲草長關河之綠七星春冉烟消林峒之紅在長子而帥師舍我公其誰與棊璿臺望氣幸島嶼之無塵玉樹倚葭藉干城之垂蔭恪奈下介用侯上軍所願揭窮陲初明之日回異域不到之春麟筆紀元麟閣之舊勲若壘虎辰開旦虎符之新節自崇

賀丁都護冬節啟

緹灰候氣聿新太史之占牙纛宣風載重元戎之寄微陽在户价人維藩恭維麾下詩書之帥屏翰之雄磐礴師垣五路式帶裘之矩蒦綱紀鎖鑰三軍奮踴躍於干城適占七日之亨爰壯六韜之略和門晝永士知挾纊之温候析宵沈民謝閉關之樂雷在地中伏六陰與嵐瘴同消子摩日初長五福隨陽剛並進𠰥方歌玄酒久醉醇醪分有脚之陽春賴壯猷之元老恭迎小至豫祝

大來坐桂巘以折衝霜肅前茅之律襟灕山為籌幄霽開細柳之營彌增嶺表之和用協師中之吉

賀桂林盧別駕啟

日行北陸福曜肇於東陽山詠南臺壽域開乎西嶺拜手稱觥縈情祝雀恭惟某官鳳穴池乇龍泉斗氣七年漳令尹人快祥鸞三載桂司農吏逃碩鼠維是丑建地統中降嶽神徐麟瑞於九天龐驥展乎千里夫子為委吏道在會計之中宰相領度支心游錢穀之外惟屏星

之借重使濉水之安流愛日字人煖過仙翁之吐火熾昌俾爾壽來老子之星圖五城十二樓天上神仙授籙百年三萬日人間甲子懸弧

答鄭蒼梧啟　　焦竑

日睽風表曠有歲時屬逶阻於川塗因自疎乎問訊幸緣奏最首辱誨言締縟旨之勤拳若清徽之晤挹恭惟門下風猷警邁志節清修文章天分之高道義躬行之美宜借論思於青瑣顧勤撫字于蒼梧人云挾山超海

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春廻銅柱坐觀三年之有成
名重丁銓允應六條之察吏何慚上考以表中朝椇修
問未遑荷知最久民之攸塈非賜金加地之可酬王曰
逌歸訃鳴王朝天之甚邇其為傾企未易喻言

賀兩廣軍門重陽啟　董應舉

玉節橫霜戎服紀龍山之勝金颷薦菊秋容生韓圃之
香惟日月並應乎嘉名故古今咸標為勝會矧乎鉞分
天北岳鎮斗南環五嶺八桂之鄉纎塵不起御兩粤百

僚之上恵露常流烈掩前修氣凌西灝登高俯視日邊見銅柱之標對景清吟筆下開鶴林之艷糕浮五色酒泛九華茱萸插玳瑁之筵芍藥和金鉉之鼎神仙藥市應陽數以登年黎庶稼場荷玄功而永慶遥知逸興溥貢輶儀聊供藉野之歡敢冀垂台之照

賀廣西撫臺午節啟　郝世科

龍舟咿軋楚方競渡之時虎略深沈嶺表洗兵之日佇膺涣渥茂對良辰艾葉桃枝翠色映垂門之曉包金切

玉朱明迎午漏之祥五色絲行沾天賜九子糉坐致洪麻籌惟幄而奪標淨炎氛于重險之寇協虞絃而解愠轉離明于一陰之時某泛歠無緣沐蘭有願緘詞寄遠聊申貢縷之忱撫景臨風若共標竿之賞

迎兩廣許制臺啟　　吳玄

楓陛宣綸九重荷賜環之詔命蒲輪貢寵百粵瞻東鉞之勛名開日月於遐天寄風霜於重地恭惟台臺秀毓金華早登黃於淡墨香含玉署爰樹赤於清階風稜氣

烈鷹揚保釐外服氷鑑班清鷺振莞計内臺忠臣無私式序定羣貫之國是君子不黨持平襄均統之廟謨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賢愚僉受其益家非之弗顧也國非之弗顧也人我共成其公中砥於流羣丘以渙清獻之矢心必告事可天知洛社之絶口不談望逈日重玉璽重求夫簪履金甌特簡以弓旌督儲節制兩藩樞掌崇登九列東聯儋耳尚逈伏波標柱之鄉西罄蒼梧詎止襄穀斷藤之峽金湯瀚海緯以武本經以文

帶礪山河出為將㞯入為相某仰龍光於瞻斗屬鴻庇

於垂雲喜覩鸞章倍深燕賀緬惟大臣出處實關世道

安危非熊占而至尊無憂於東顧司馬出而末造有賴

以中興此日徵書當朝盛世尚蘄台慈之特原匏繫謹

專下走以伏謁弩先

賀曾學道陞嶺西　張萱

恭惟台臺九曲孕靈八閩間氣光吐夢中浮彩筆破竹

詞鋒賦成選內冠青錢填胸學海早魁鄉里香飄月殿

之華繼燕瓊林春入曲江之句牛刀初試滿植潘花鳧舄雙飛真同葉縣含香粉署才名夙擅白眉曳履鵷班武略徧窺黄石出持文柄益廣㩼猷麗日珪璋琢就明堂之器春風桃李培成上苑之材一榜號曰得人滿朝舉為加額帝曰作朕股肱於外須膺特達之賢僉云惟公繩臬於西載錫維新之命作膏雨作慶雲億萬民再沐來蘇為福星為德曜七十城重瞻臨照星嵒引領杖鳩父老爭先桂水歡迎竹馬兒童恐後萱山林長物耕

鑒餘年願獲依劉妄意入龍之洩勃情深御李終慙倚玉之蒹葭五子三孫喜歸陶鑄十椽數畝悉受怜憐拜賜如天酬知無地亟欲束身皈命竊先瀝悃披衷爰抒芹曝之私敬申燕雀之賀伏願帝心簡在登四海蒼赤于春堂天寵洊膺壽千載文章之命脉

答節推李四餘啟

曽偉芳

仰惟臺下天人學粹山斗望隆秀毓曲江將五羊山河盡歸吐納鼎借西粤羅八桂編戶咸賴怜憐撫羸砭蠧

之方銷萌靖喙之術綽矣刃解砉然硎新不佞偉芬寸朽靡稱一官隨屣罪盭自怵緌譾允宜值玆投閒置散之秋寧復揚眉鼓鬣之想惠徼夙願幸戴二天初顧過柳釋擔受約束大府而禀其教不謂署賓枉重獲朝夕台臺以近夫光翰諭天臨隕越幾緌役發雲集羇旅若鶩謹先走以鳴荷容面謁而期謝

粤西文載卷五十五